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程信字彥實世居徽之休寧敏政學士之父劉儼樁進士號晴洲釣者

程襄毅公參贊南都日左璫安寧時爲守備燕公設席中爲巳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盞中官雖爲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爲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旁此理分明大不祥

若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床安見詩遂分賓主

李西涯爲程襄毅公賦晴洲釣者曰一曲晴洲勝浣花尚書不似野人家溪頭雨過雲隨日浦口鷗來水動沙詩興平生在泉石宦途憂國換年華江南舊宅經遊地分付春風管釣槎

盛杲字允高吳江人柯潛榜進士

盛允高初爲御史有聲後奏事被謫爲古田典史

未幾陞羅江知縣所至皆有山水之勝爲詩曰性懶才疎官亦拙天然處處有青山銓司頗信爲知命一度遷移一度閑

羅江縣公署後有土地祠前令所主頗著靈異令有事必禱焉祭享無虛月自景莊任不復然一日私廨失所畜雞尋之乃在神前舒翼伏地如被釘者以問輿皂輩皆言神以久不祭故見譴耳景怒至神祠斥數其神因舉意欲毀之是夜夢中見神來謝罪懇曰余血食於此者累年不敢爲過昨日雞被釘乃鬼卒輩苦饑故爲之非余敢然也公幸憐之勿毀景不許明旦遂撤去之其前令者既秩滿即罷家於縣署後夜夢神來訴乞立廟詰之曰何不更訴新令神蹙額曰須公自爲之耳彼盛公嚴威不敢干也

令乃即所居旁建祠祀之

張寧字靖之號方洲海寧人孫賢榜進士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　英廟嘗稱為我張寧云

張方洲有感事詩二首蓋為　英宗北狩而作其一云羽書昨夜報居庸百萬雄師下九重天子垂衣臨大漠羣臣端笏扈元戎禁中已乏回天諫閫外誰成闢地功千古澶淵扶日轂令人長憶寇萊公其二云寶馬朱輪接上游將危誰解

奉天憂鼎湖龍去英雄盡劒閣雲深日月愁玉
輦已隨胡地草青山依舊漢宮秋元勳野死潼
關破誤國何人更首丘

成化初張方洲忤權要出爲汀州知府無何引疾
歸田雅好山水歲率一再至杭州至輒携親朋
出遊西湖訪孤山弔岳墳登天竺繫舟蠟屐隨
意所之興至呼筆大篇短章頃刻立就題蘇堤
春曉云楊柳滿長堤花明路不迷畫船人未起

側枕聽鶯啼平湖秋月云風靜片雲消寒波浸涼月疑有夜吟人推篷落楓葉花港觀漁云圉圉復洋洋芰青露藻香前湖張水戲誰解步濠梁柳浪聞鶯云藜杖憩蘇灣風溫翠澱聞鶯鬧雙語鳥如在畫船間三潭印月云片月生滄海三潭處處明夜船歌舞處人在鏡中行南屏晚鐘云幽夢忽驚覺嚴城方向晨看花春起早已有曉妝人兩峰出雲云南峰雲乍晴北峰雲欲

雨中有化霖人高脈兩峰裏雷峰夕照云爽朗

忽蒼茫山高易夕陽百年歌舞地消得幾昏黃

麯院風荷云凉氣度方洲香來水正流時聞採

蓮曲不見採蓮舟孤山梅雪云春意遍溪橋寒

香閉蓬戶山人不出門驛使在途旅

方洲又善丹青題若水石榴圖云凉風蕭颸紅錦

裳翠袍漸染燕支香琅玕枝重壓欲折青女夜

拆珍珠囊金鋼碾碎鴉鶻石絳綃迸徹玲瓏色

葡萄酒畫蕉漿空。一顆靈丹透詩骨。又枇杷圖云東州奇花凌早寒。吳山月廊香半酣。何人誤作上林賦。病骨。却思黃蠟丸。同時不數楊家果。三寸。吳柑空。萬顆會。須載。酒醉西園一。樹黃金壓枝墮。

方洲有二妾。一寒香姓高氏。一曉翠姓李氏。年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子。諸姬年長者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二人有死無貳。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閤同處。且封鑰之。第留一竇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髮以示無他。陽公命從之。乃寂居小閣。絶不與外聞通聲問。及卒。乃設席閤中。旦夕哭臨。服三年

喪不闕戶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字文英奉嘉請已丑進士其晝錦歸也二氏因語人曰妾等犬馬之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于地下他日相從可無汗顏矣又況有佳後邪于是即日令啓鑰而出之則皤然雙老媪手親戚莫不憐且歌之遂為之奏聞旌之曰雙節云

丘濬字仲深號瓊山孫賢榜進士最號博學强記洛陽劉少師建戲之曰丘先生是有一屋散錢却少一條索子公聞之曰劉先生有一屋索子却少散錢益報之也其所作史論必以嗚呼起之人遂稱為丘嗚呼

瓊州定安縣南有五指山即黎母山瓊崖之望也

丘文莊公少時詠詩曰五峰如指翠相連撑起

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煙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遥從海外數中原識者知其異日必貴後竟如言

丘瓊山嘗過金陵寓新河客邸鄉友馮元吉誦宋人周明老龜山迴文詩瓊山咲曰此詩用意曲折命辭瀏亮信爲難及矣但其中潮浪浦泉波水等字太多不免重復既曰綠水又有雲接湊

之句則一意而兩出矣當漁舟釣月之時又安
得紅霞映日乎乃以夜宿江館為題次韻一首
曰潮生海岸兩崖傾落月江楓映火明橋透白
波流水遠屋連紅樹帶霜清迢迢漏盡寒更曉
片片雲收夜雨晴遥望楚天江渺渺茭蒲盡處
落鴻輕

丘文莊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嘗與同寅劉
閣老吉不協劉作一對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

尤險學比荊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為然丘嘗以糯米淘淨拌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麪一分搜和團為餅其中餡隨用糢熟為供軟膩甚適口以此餅托中官進上上食之嘉命尚膳監效為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蓋不知丘之法製耳因請之丘不告以故中官嘆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上取寵此吾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識者貴其言而鄙丘由是京師傳為閣老餅又所進衍義補中間並無片及內臣一言說者謂其書必欲進〻心揣近侍喜斯刻之此其心術之微也

丘仲深初與餘姚戚文端瀾同館友善文端以母喪歸服闋將入都至錢塘疾作死杭有神降自

稱戚編修死為錢塘潮神人敬祠之弘治甲寅
瓊山夫人吳氏至京師道出鄱陽夜夢戚揖之
且告以來日將有風波之阨戒勿行比明天極
晴朗夫人故以他事緩之同艤數十舟行無何
皆遇暴風雨漂沒獨夫人舟無恙至京以告公
公為詩文遣官齎御酒香帛至浙江屬布政使
李贊望錢塘祭之其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
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眞作、蓉城、主、太、白、常、留、翰、

苑、名、念我明明來入夢哀君惻々每呑聲朝、回、
坐、對、黄、封、酒、悵、歎、雞、壇、負、舊、盟、明年公薨夫人
扶柩歸經錢塘時贊猶在任仍設祭江滸以戚
公配享戚斈士瀾美髯院中呼戚髯與陳司成鑑會宴投漆木壺陳顧戚曰戚髯投漆壺眞壺也假壺也戚應声曰陳鑑看臣鑑善鑑欲惡鑑欲

吴伯通字原明蜀順慶人彭教榜進士

吴伯通為浙省提斈副使士子專取功夫時初斈
作文多不根為其罷黜者衆羣往御史臺求試

御史復發吳公吳出題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論題乃一滾出來文難措辭而論又涉于性理取者無幾甚爲吳所辱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選英才督學無名告栢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鼈蛟龍滾出來聞者絶倒正德中御史某按浙以龍宮海藏命題試且云記出處者東立不記者西退東西各半已而東立者所作不稱意無賞西退者作詩誚之云東廊且莫笑西廊我笑東廊枉自忙海藏龍宮無你分大家隨我渡錢唐

陸容字文量著述甚富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陸式齋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紿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牕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是秋領薦時年二十四

陸式齋在成化間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李西涯時爲學士戲語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

只嘗翰林耶聞者以爲善謔

陸式齋一日與張給事宴投壺中耳給事曰信是陸兵曹開手便中帖木耳式齋荅云可惜張給事閉口常學磨兜堅給事有慚色

焚書祗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虛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黄石讀兵書此題焚書坑不知何人所作陸式齋常誦之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

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箇梳做盤龍髻小箇梳做羊蘭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嘗以問陸式齋陸思之翼日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莊昶字孔陽江浦人羅倫榜進士成化丁亥冬　上命製明年元宵煙火花燈令翰

林各賦詩為上元賞罰之具時黄仲昭章懋為編脩昶為檢討不應制先是倫以論李賢被謫號翰林四諫

莊昶喜為詩詠包節婦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癡小舅姑貧已甘薄命同衰葉肯掃蛾眉別嫁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瑣窻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峰見之曰可以泣鬼神矣昶不以為然惟乾坤鳶魚老眼脚頭之類自謂為佳云

陳公甫作詩多用日月莊孔陽多用乾坤有朝者曰公甫朝朝吟日月莊生日日弄乾坤

莊定山詩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有滑稽者改作外官答京官苞苴云贈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匹好南京聞者捧腹

張珝字汝珝華亭人羅倫榜進士家近東海因以自號

張東海下第渡江賦詩云揚子江頭獨問津風波如舊客愁新西飛白日忙于我南去青山冷笑

人孤枕不離鄉國夢救衆猶帶帝城塵交遊落落俱星散吟對沙鷗一恰神

張東海作假髻篇諷刺時事其詞曰東家女兒髮委地日日高樓理高髻西家女兒髮垂肩買妝假髻亦峩然金釵寶鈿圍珠翠眼底誰能辯眞僞夭桃寬下來春風假髻美人先入宮當路銜之乃出領郡符爲南安守南安小郡也以張故爲名邪

張東海將赴南安作長短句一篇云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船書被人笑道痴愚書也書寒不堪穿饑不堪煑收拾許多何用處況而今白髮蒼顏坐黃堂之署乘五馬之車那得工夫再看渠又將載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眞腴枉說道黃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

張汝弼赴南安道經毘陵時陸詹事簡方得告南歸張訪之適展幕不及見乃索紙筆題一絕於

陸世經堂徑去詩曰雲意模糊雪意兼六龍城下晚風尖始知東閣先生貴不放南安太守叅詹事歸亟追之已行遠矣既去復令驛吏衆送武城梨數顆亦侑以詩有毘陵驛裏饋生梨之句盎叶梨爲離亦戲也此後不復一見以終遂以爲讖

成化間妖人王臣者跛一足人稱王瘸子遊食京師以左道事中貴得授錦衣千户請爲 上合

大丹以採藥爲名與中貴偕出川廣直浙等處
買辦搜索寶玩需求珍異騷擾郡縣及回京爲
各處撫巡守令交章飛劾而科道併彈於是
上大怒斬臣首傳詣所歷地方梟令民心大快
初臣至廣東張東海時守南安目覩其驕横嘗
作詩歎曰過嶺囊箱下瀨船丁夫晝夜少安眠
薄田蕩盡猶輸稅惡客時來横索錢窮髪東南
皆赤子舉頭西北是青天不才無計甦民困食

祿乘軒自赧然

王景明之南京張東海贈之詩曰汾陽城外送離船矯首南都思惘然一語煩君三致意同鄉同志及同年冬官王公偉輩以爲未盡交游者乃益之曰同官同事同游者問及都將此意傳因著六同詩話

張東海休致既早子皆成名殊無一事累心蘇州別駕周德中目爲神仙太守張以詩答云歸休

太守似神仙布被蒙頭日夜眠却怪門前來熟容馬蹄踏破紫芸烟

張東海咏寒號蟲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得隴望蜀徒爾爲未知是福還是禍得過且過

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閑行此地遂畱蘇步名何事章惇痤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

宋徽宗時朱勔領花石綱有龍鱗薜荔一株費銀

二千兩東海偶見薛荔感而賦之薛荔長龍鱗。相看似可人。聖朝無艮嶽。那值二千。銀

陳獻章字公甫居廣之新會縣白沙村天下稱白沙先生至兒童婦女亦皆目為

陳道統云甞夢撫石琴見一偉人咲謂曰八音中惟石音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

道手因別號石齋

既老更號石翁

陳白沙當成化初會試雖負重名亦投時好競出新奇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一題其破云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考官戲批其傷

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傳者莫不絕倒

陳白沙下第有神見夢於人曰陳先生卷爲某投之水矣先是獻章寓居神樂觀科道羣公往來請益既而某被劾疑出曰沙故特惡之且曰彼戴秀才頭巾爾動人若是脫居要路當何如耶

揭曉編修李東陽爲同考官主書經房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焉不果時京師有會元未必如劉戩及第何人似獻章之謡以及

與夫販卒莫不嘖嘖歎恨戩字景元安福人後乙未榜眼及第

成化壬寅陳白沙應詔之京道過南安太守張東海欲用曹參禮葢公故事款留數月受教白沙不可東海不能强白沙有詩曰玉枕山前逢使君西風吹破玉臺巾巾乃白沙自製類華陽巾直方而無襞幘者東海恨謂白沙譏已遂以一絕激之曰白沙村裏玉臺巾。不奈風吹易染塵。莫笑烏紗隨俗態宋廷章甫是何人白沙得詩

謂東海侮已太甚便口占玉枕山詩曰一枕橫秋碧玉新金鰲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元無用賣與江門打睡人東海和答曰炎瘴多收一雨新獨看天柱聳嶙峋橫秋玉枕眞無用自是乾坤不睡人天柱峯亦南安照山也蓋東海欲自依天柱而以玉枕與白沙云既而又作二絶客囊羞澁客衣單却買南安玉枕山縱有枕頭那得睡雞聲催入紫宸班寄語江門打睡人而今

天地正芳春覺來莫管閑花鳥須掃崑崙頂上塵又繼之一絶曰青茸鋪榻玉枕橫白雲爲被天作帡東海先生睡不着日月當天正大明未幾武選郎餘干蘇文簡由廣東使還具道白沙之師吳康齋亦千載人物東海方悟不惟深喜得聞前輩名德有所持循且以謝玉臺巾之過漫賦一詩曰耳根何處得浮塵浪説康齋識未眞風月周臺燈火夜伊川路上見斯人因遺書

白沙曰玉枕山不必買當長揖白遂矣
張東海又有贈陳白沙一絶云平生渾未識丹砂
赤土時將向客夸忽憶自家丹一寸辰砂猶自
隔天涯盖譏其不得進士乃假道學以欺人也
此時猶未釋然於白沙故云
按察使薛綱始疑白沙及見即欲解官從學有詩
曰欲抛事業㽞門下老驥那能學駿奔進士姜
麟以史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至

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

憲廟升遐哀詔至廣白沙哭之慟有詩曰三旬白布果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溪上不曾攜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

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為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辭騎虎之勢不能下狡兔三窟將馬之神龍未遇困淺水恐蛇鰍鱔爭雄雌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鬪雞亦是五百兒猴犬下陛走牧猪奴獻令人嗚火年　憲宗厭代

白沙初年甚窶嘗貸粟於鄉人都御史鄧廷瓚檄

有司月致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却之以詩云孤山鶴啄孤山月不要𦘕司費俸錢行人左輔出使外夷以其師意致白金三十星亦拒而不受

白沙能作古人數家字天下人得其片紙藏以爲家寶山居筆或不給至束茅代之晚年專用自成一家時呼爲茅筆字有詩曰神往氣自隨氤氳覺初沐聖賢一切無此理何由矚調性古所

閒熙熙兼穆穆耻獨不耻獨茅根萬莖禿
弘治間李若虛任廣之憲使有以舊交謁者若虛
轉致以見白沙併求言贈之白沙少學於臨川
吳聘君詢知其人所居與舊同學聘君之壻厚
郭胡君全者爲里閈乃以幅紙寫一絶云居鄰
厚郭一雞飛桂樹于今大幾圍老憶舊時燈火
伴青山何處望霏微桂樹乃昔遊豊城時見胡
庭之所植也盖以憲使代請不得不言在其人

又不欲輕言故贈之如此

陳白沙善畫梅人持紙求索者多無潤筆白沙題其柱云烏音人人來或詰其旨乃曰不聞烏聲曰白白畫白畫白畫客爲之絕倒

弘治庚申三月白沙病亟前數日蚤具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君復作一詩云託仙終被謗託佛乃多修弄艇滄溟月聞歌白玉樓曰吾以乱世歿之日頂出

白氣勃勃如蒸竟日乃息

胡居仁 餘干人敬齋先生

胡敬齋嘗夜行山曲間後有鬼呼胡先生數聲公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風急有舟人莫渡公亦不荅復哄曰我替先生對之月明無伴路休行公前行不顧鬼遂不見

胡敬齋嘗過徐孺子祠下作詩曰漢豎紛紛不可爲先生明哲巳先知如何不把幾微事說向陳

蕃下榻詩

陳愛 成都人

成化間陳愛隱居華陽有臬使兩以書召見輒逃不應臬使怒使人拘至將譴責之處士從容以詩投曰折簡慇懃累見尋布衣寧敢謁朝簪明公有道持身正賤子無能感德深栢府風霜尊偉望柴門山水遂閒心雲泥兩地無勞顧魚戀深淵鳥戀林臬使覽詩從容禮遣之

終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父名淳金吾衛軍餘微時為渡子日嘗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渡如此者幾月李一日詰其故婦曰有夫繫獄日往給其飲食又復歸膳翁姑耳李聞其言甚憫之遂却其直早晚任其渡他日一叟見李告曰聞汝素有善念以獲善報汝有親骨未埋吾當為擇吉地瘞之後當有發因與擇一山指曰有白狐臥處即佳壤也汝可潛昇親骨埋其中李一夕往彼果見白狐穩眠不起

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聳身三立而去遂即共穴埋之明日叟來詢葬事李告以故叟曰僕狐自起乃為鈔爾令驚去當中衰汝子當不失為三公後西涯公果大貴子兆先早卒年未三十公竟至無嗣

李東陽四五歲即能運筆作大字順天府以神童薦召入內庭過門限太監云神童腳短李高聲荅云天子門高即聞于上　景皇命書麟鳳龜龍十餘字大喜抱置懷中賜果鏹令翰林院作養公此時入朝小紅履一雙白綾襪一雙後為耿天臺所得貯以一篋自撰小文記之

李西涯程篁墩同朝見適直隷貢蠏至　英廟即
試以對句曰螃蠏渾身甲胄程應聲曰鳳凰遍
體文章　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
滿腹經綸　上遂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
耶俱賜寶鏹而出後李出入館閣四十年而程
終于學士竟如其對云
李西涯在翰林時諸翰林齋居閉戶作詩有僮僕
窺之見面目皆作青色彭敷五以青字韻嘲之

幾致反目西涯爲解之有曰擬向麻池爭白戰瘦來雞肋豈勝拳聞者皆咲

李西涯與程篁墩同敎習庶吉士每至院檢閱會簿悉注病假而去西涯口占一絶云廻廊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曆除竊食大官無寸補綠陰亭上看醫書

謝方石鐸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荅諸作皆古

詩也西涯嘗爲崖山詩內一聯謝意不滿西涯以爲更無可易謝哂曰覯子胷中似不止此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謝又哂曰儌我子不到此西涯又爲端禮門古樂府謝以爲末句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曰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奸黨碑但見奸臣傳謝不待辭畢躍然而起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爲體出樹處二韻迫西涯

題扇即援筆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

又因圍棊出端觀二韻即曰勝與負相爲端我

因君得大觀

羅明仲謝鳴治李賓之陳師召同飲陸鼎儀宅夜

歸馬上聯句羅倡云駐馬赤欄橋謝云東風見

柳條水聲過苑近李云山色去城遥令節招尋

晚陳云名園聚會饒夜歸休秉燭羅云須憶紫

宸朝

李西涯與客聯句嘗拆敝褥中故絮以代燭其次
白洲留別詩有看花不厭傷多酒燃絮猶供未
了詩蓋紀其實也
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爲瓶以貯水蓄魚旁映屏燭
通明可愛俗呼泡燈黃巖王古直買置于館日
玩弄爲兒戲李西涯以詩嘲之曰買得長安市
上春玉壺清水貯金鱗却看壓土疑無地未掣
波濤亦有神眼底功名聊此幻杖頭風月且教

貪。西堂燈火元宵夜。又向東風作旅人。一月古
直誤觸碎魚瓶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
此今蕩盡矣西涯復疊前韻慰之曰白髮華燈
一夜春江南江北兩窮鱗飛騰有地歸塵土。訶
護無錢役鬼神物以泡名終合盡家隨身在更
何貧請詩素壁猶堪玩休羨揚州鶴上人。古直名佐
字仁甫以字行又號鐵老以布衣遊京師鄉人
有坐事者古直傒諸官官併捕入刑部獄獨暴
立烈日不與衆囚伍李主事廷美異之撿衣稍
間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月影

詩成幾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自是得名
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貯
詩畫數百幅中貯酒壺辰出飲一兩勺巳復鑰
之以去或勸使仕大言曰我來為爵祿國耶盡
科舉手則歎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
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蓋亦一世奇士云
王古直李西涯同集謝方石宅西涯與方石聯句
戲贈仁甫李倡云木枕綈袍着地眠謝云謝公
堂上有神仙李云身存尚覺無家累謝云客久
何妨與世懸李云書笥不勞僮僕守謝云酒杯
羞共俗人傳此生蹤跡眞奇恠李云一度詩成

一宛然

蘇人織蒲爲茵二片置床倚間藉背及足甚宜冬寒凌季行以書來惠西涯道經彭敷五太史輒爲所留西涯作詩報季行并柬敷五曰輕蒲一簇軟如花巧織重鋪意未華吟處迴宜孤背倚坐來溫愛兩趺加未沾南國佳人惠已落東瀧病叟家幸有題封三十字慇懃留向手中誇

蕭文明以榛子惠西涯西涯以詩謝曰野蔟蹊叢

滿地垂飽霜經雨亦多時長。疑。塞。外。隨。車。遠。錯。
一恨山。中。結。子。遲。竹籠舊封勞夜到茗芽香盆入
春宜。知君情比投桃重。不愛瓊瑤却愛詩
陳師召有肓馬售錢六百西涯諗之以詩曰六百
青蚨十里才忍將筋骨付塵埃。驚。蹇。已。脫。池。邊。
險。往。事。無。勞。塞。上。猜。（師召已連失二馬）斗。酒。杜。陵。堪再。
醉（用三百青銅語）千。金。郭。隗。幸。重。來。知公自是忘機者。
一笑能令萬事該。（西涯嘗得良馬以贈師召師召騎入朝歸至門成詩二章）

怪而還其馬西涯問故師召曰吾舊所乘馬朝回以成六詩方至門此馬止二詩耳非良也西涯笑曰馬以善走為良此固非良耶公唯唯復繫而去

李若虛秋官舊有屋一區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聞陳師召售馬自謂與此價略相近索西涯詩因用前韻曰臺署元非驵儈才直看金璧等浮埃頹垣已付池蛙管賀客翻同野燕猜白老有詩行復問樂天詩云江邊欲買三間屋問遍人家不要詩寇公無地去還來詞林馬價誰多少不待相逢

意已該。

李西涯以絲瓜饋李若虛誦瓜瓞詩爲祝若虛有詩馮佩之以和韋見索西涯因用韻饋瓜如例幷呈二公曰地接東陵路不賒。冷官生計只籬瓜。閒。行。似。愛。涼。陰。薄。醉。筆。多。隨。野。蔓。斜名自雅歌傳聖代。例分風味與詩家。從今記取宜男祝。賀客來時好薦茶。

李若虛餽匏瓜西涯仍疊前韻奉謝曰野意相看

總不睬圜匏雖大亦稱瓜青叢摘罷烟仍濕翠
籠擎來日半斜吟有舊題成左券酌無清酒愧
西家郎曹與味清如此絕勝春風諫議茶
傅白川以無花果餽西涯答其絲瓜之贈西涯疊
前韻曰翠籠珍果望還睬報我眞應愧木瓜采
擷恐沾秋徑濕傳看不學夜燈斜飽知實德非
虛語脫盡浮華是大家異物清詩兩奇絕渴心
何必建溪茶

李西涯以瓜饋楊維立編脩楊以桃荅西涯疊前韻曰手種丹桃歲月賖感君報我勝投瓜來疑度索山城遠去恐天台石磴斜已託神仙稱壽域敢教兒輩惱隣家餐餘便有通靈意不待盧仝六盌茶又以瓜饋曾文甫編脩曾以冬瓜荅西涯亦疊前韻曰晚花秋蔓野堂賖不道冬園別有瓜未遣堦苔封徑合肯緣籬竹掛簷斜後時豈敢爲君惜多子還應勝我家預報明年湯

餅會嘉期須及雨前茶

馮佩之饋西涯石首魚有詩西涯次韵謝曰夜網初收曉市開黃魚無數一時來風流不鬬蓴絲品軟爛偏宜豆乳堆碧盌分香憐冷列金鱗出浪想崔嵬高堂正憶東鄰送詩句情多不易裁

馮佩之以笋乾饋西涯自稱玉版老師吳原博饋西涯以冬笋佩之目爲吳山少俊西涯疊前韵謝佩之曰玉版山深石路開東軒眞被寵盛來

飽請南國煙霞味不入長安酒肉堆老覺禪心終苦淡瘦看詩骨共崔嵬叢林年少休相笑脫却緇衣更懶裁又疊前韵謝原博曰翠籠青笋一時開爲有清風竹巷來原博居脩竹巷池鳳羽毛應比秀獰龍鱗甲漫成堆襏林有派分洋谷棚錦無心闘馬嵬莫笑北人曾煑蕢久從湘客問烹裁■

謝于喬遥送楊梅乾於西涯無詩西涯用前韵索

之曰深夜柴門闔更開楊梅香送滿罌來霜乾淺帶層氷結紅爛紛成萬顆堆坐愛春盤裝磊落憶從秋樹採崔嵬莫歎俗却先生饋佳句重煩答後裁他日以柑答贈復用前韻併柬王世貞曰凍地經寒裂欲開南柑初載北車來霜隨玉爪氷絲落日照金盤火齊堆高價敢論燕市踊遠懷還憶楚山嵬也知黄陸當時傳健筆應勞太史裁

蕭文明生日西涯以龍尾硯爲壽并致一詩云我持龍尾溪頭石來壽鳳毛池上人清愛石將人比德壽看人與石爲鄰長畱天地詩家事坐鎮浮澆靜者身記取翰林揮翰客年年來此須芳辰

西涯素不善飲蕭文明詩來有西涯爛醉欲人扶之句且以二樽見惠西涯步韻答之夢斷高陽舊酒徒坐驚神語落虛無若教對飲應差勝縱

使微醺不用扶往事分明成一笑遠情珍重得雙壺次公亦是醒狂客辛未麁豪比灌夫

沈禮部時暘以隻鵞斗酒饋西涯家僮誤送于顧刑部天錫時暘去始知之戲作小詩寄之云隔城風雨送歸驂斗酒籠鵞意未堪何令別時無長物殷郎書到只空函十年世事成春夢千里神交入夜談池日相逢應大笑亂山深處是江南

三山林亭大脩摸得第四男西涯用舊韻賀之云

莫謂三山道路賒。人間仙果不論瓜。筵前會客犀錢散。醉裏題詩蠟炬斜。三鳳豈須誇薛氏。八龍今已半荀家。他時細說熊羆夢。夜榻流連到幾茶。

西涯次張亨父韻題醉楊妃菊云誰采繁花席上題。偶將名姓託唐妃。日烘花蕚醺時面。雨換華清浴後衣。隔坐似邀秦國語。揮毫不放謫仙歸。

欲從顏色窺生相已落詩家第二機

李西涯嘗有岳陽樓詩云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鏡川楊文懿公亟稱之有同官者不以爲然駁之曰吳楚乾坤之句本妙在坼字浮字今去此二字則不見其妙矣楊曰然則必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夫下句而後爲足耶後以語西涯爲之一笑

李西涯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韻云朝趨未旅

凫飛信庭覲先陳鯉退詩二紀茲行今十度泰
來風物合分誰未幾先生逐丁慰菴憂間爲柯
孟春言之以爲詩讖
李西涯北上時得句曰山色晝濃淡兩日不能對
忽曰鳥聲歌短長羅氷玉珠不首肯曰對似未
過然竟不能易
弘治中虜使語館伴有一偶語無對者因舉曰朝
無相邊無將氣數相將李西涯聞之隨應曰天

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來時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
憤懣大聲稱屈守怒曰若為士乃敢爾為我屬
對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
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
而汝句尾乃曾字汝之不學明矣顏何所逃罪
耶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流俗皆
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史君嘗研究否
守慙釋
遣之

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崔
後渠銑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洪立轎前請少飲
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即下轎連舉數大白升轎

去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奬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羣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爲贈汪石潭俊詩先成中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諸人傳覧以爲絶佳呈稿西涯西涯抹後一句令石潭重改衆皆

愕然石譚思之亦終不復能綴衆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絕好不知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李西涯善詩門下多詞客劉晦菴閣老忌之嘗云後生輩纔得科第却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兩個醉漢撇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去學醉漢

李西涯善諧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

君試屬一對庭前花始放衆哂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總不如對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

李長沙在京邸款會試貢士若干人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顧裔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君亦知所以然乎衆思頗久未解公咲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滿坐捧腹

焦閣老芳面黑而長如驢嘗謂西涯曰君善相頗

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必至此地位馬與盧合乃一驢字始知其戲

一日西涯與焦公及禮書傅公瀚早朝焦見校尉有露臥者焦戲傅云曉日斜穿校尉頭蓋以傅爲新淦人時有江西校尉之號傅不能荅李顺指焦耳傅悟遽云秋風正貫先生耳蓋俗有秋風貫驢耳之說焦像驢故戲之

翰林院素稱清貴無齎書之擾舊有語曰一生事

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在早朝所謂清者如此李西涯時爲學士因衆失朝罰運灰炭續兩句云更有運灰幷運炭翰林身上不曾饒一時閧然

閣有一檢討討裏河之夫其驛丞不接甚不平或謂之曰人多不知檢討何官可只呼學士就好次日果稱學士仍前不出乃賦詩云翰林檢討被人輕卻買瀛洲學士名依舊所司全不理由來知要不知清

弘治丙辰科進士有孟春季春夏鼎周鼎西涯閣老嘗即席命對孟仲季春惟少仲已而即應聲

云夏商周鼎獨無商
湖廣彭民望有學而老貧謁故友于京不遇回李西涯以詩寄云斫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彭讀之黯然不樂至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乃潛然淚下爲之悲歌數十遍不休謂其子曰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酒重論文耳自是不

閔歲而卒弘治間浙江有一方伯未第時與一生交好甚密及仕江西故人遠造焉

送館於章江門外石亭寺僧房暑無聊念之意其生題一絕於壁云十年心事酒杯間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青眼似西山竟不辭而去寺僧抄詩入報方伯大慚遣人追之生竟不返又嘉靖末客有與成國公厚者然特與飲食而已俞院判見客衣敝寄詩云長安車馬自肥輕獨爾鶉衣冷不勝聞說孟嘗多好客好將心事托平生成國聞詩特送衣一篋

李少師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正德中爲首揆揚州陸滄浪矙其亡投以尺素公歸啓之一絕云文章聲價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

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末句蓋以鳥語哥哥行不得也不如歸去公得詩但解嘲而已

李西涯子兆先文名甚高然遊俠無度以是致病公一日過其書館中適外出不在時弘治甲子當大比乃書其几曰今日花街明日花街秋風桂子秀才秀才明日兆先亦書四句於西涯几上曰今日東風明日西風陰陽燮理相公相公兆先字徵伯號頡菴甚有家學是秋以誤落題字竟不得第以死公之相業後到逆瑾弄權時

不知其於燮理如何耳

李兆先嘗見西涯祀陵詩野行愁夜虎林卧起秋蠅之句問曰是爲秋蠅所苦不能卧而起耶西涯曰然曰然則愁字恐對不過西涯曰初亦不計妨字外亦無可易者曰似亦未稱請用迴字如何蓋謂爲夜虎所遏而迴也西涯曰然遂用之

李徵伯嘗與何孟春席上題夢筆圖徵伯詩云工

文慕奇筆精思入幽夢會有取去時何如不相送西涯頗不樂謂徵伯曰汝非子元敵矣其年徵伯下世

李西涯與楊邃菴素相善初劉瑾欲害楊西涯力救乃免及西涯病劇楊慰之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諡文正者公如不諱請以諡公西涯倚榻頓首遂卒有無名子改宋人譏京堂詩云文正從來諡范王如今文正卻難當大家吹上梧桐

樹自有傷人説短長

陳音字師召號愧齋莆田人李東陽同榜性寛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呼茶曰未煑公曰也罷又呼乾茶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為捧腹時因號陳也罷

陳師召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登第者李西涯大學士在席爲句云師弟重分離不堪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絶倒師召後召為翰林學士同官投刺招飲明日公忘為誰乘馬漫行一給事中設席公曰招我者此也遂入席頃之同官使人來速夫人曰此必胡撞不知投誰

家矣汝認所乘馬可覓也使者踪跡見公公曰我誤我誤又嘗檢書得友人招飲帖師亦忘其昔所藏也如期而往累茶不退主人請其來故答曰赴君飲耳主人訝之而難於致詰具酒共酌席罷方悟去年今日曾邀陳也又嘗自院中歸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不聞引轡歸舍師召謂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吾家何也又觀壁間畫曰是我家物何緣在此其僕疑以告其夫人出視之公訝曰何為亦在此士林傳以為笑

陳師召時苦吟重九會白雲觀分韻得然字詩云長春宮殿鎖寒烟駐馬斜陽錦樹邊白鶴不歸雲影外黃花仍發酒杯前龍山又落參軍帽藍

水長歌子美篇聚散幾回時序別令人對此一茫然。

陳師召在內直誤繫李西涯牙牌角帶以去西涯戲以詩曰倦摩雙眼出長安束帶懸魚總誤看裝飾不嫌非異物標題猶喜是同官酒防太白狂時換腰愧休文病後寬堪笑玉堂叢話裏向來詩筆幾曾乾 師召嘗清旦入朝誤寘冠纓於背及覲同列垂纓俯視領下駭曰公等悉冠纓而吾獨無何也一人遽待其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諸公大噱

陳媿齋在南京嘗有夢中詩寄李西涯李戲荅之曰擧世空驚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粱憑君莫向癡人說說向癡人夢轉長

陳師召官四品時夫人爲鬻得金獅緋袍不知爲武臣服色公亦竟不察一日命工肖像公整容服獅袍而坐李西涯適至因乞爲賛西涯遽題曰觀其鬢則齋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逢其鬢更其衣嗚呼庶幾 西涯嘗戲陳師召鄰𣪘爭得么

則指曰吾度其下足六反之果六也各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實之天才也或諭之曰彼給公亇上幺下六自是定數何足為異師召笑曰然則我亦可為因詣西涯告之西涯已先度其必至別製六骰錯亂其數矣師召屢窮不中乃嘆曰兄眞不可及也

程敏政字克勤號篁墩羅倫榜第二

程敏政以神童至京李賢學士許妻以女因留飯李指席間果出一對曰因荷何而得藕偶程應聲曰有杏幸不須梅媒李大奇之

李西涯與程篁墩過采石李得句云五風十雨梅

黃節程即應云二水三山李白詩一時服其巧麗

弘治改元七月文華後殿講書畢　上賜講臣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及紗帽烏靴皆叩頭謝訖　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皆職分當爲頓首而退敏政有詩記之曰映日呆恩曉殿深湛恩稠疊荷親臨褒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黃金久幸清班容宦履漸慚華髮點朝

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
弘治己未程篁墩主考會試以言者去位未幾癸
背卒是年京師有雪夜祈仙者先生至降筆云
夜偕東坡遊閬有召仙者予亦謫仙流也事之
不偶殆有甚焉詩以紀之因書一絕云江山何
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言清夢遠。
海東東更有蓬萊。又二律云紫閣功名近已休
文章空自壓儒流。孤忠。敢許。懸天日。浩氣。還堪

射斗牛。蘇子瞻松遭衆謗。杜陵荒草吳霜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丘。又云斯文今古不堪哀。道學眞傳已作灰。鴻鴈未高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啓金縢惑。紫電誰憐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共盈虧。程主考日其第三問策題程所出以四子造詣爲問許魯齋一段出劉靜修退齋記士子多不通曉程得一卷甚異之將以爲魁而京城內外盛傳其人先得題意乃程有所私爲華給事中泉等所訪謂私徐經唐寅等 上命李公覆閱遲三日始揭曉言路復論列欲窮治之 上怒下節

給事中林廷玉等于獄落言官數人職而程亦致仕以去　又聞弘治時南京龍霓精於文義中壬子書魁乙卯代金都御史澤子達入試浙場中第八又與同中甲科人有詩嘲之曰阿翁一自轉都堂百計千方幹入場金澤財多子孫光龍霓家窘手兒長有錢使得鬼推磨無學却將人頂缸寄與兩京言路者好排閶闔說彈章其詩盛傳於時後二人皆不容於清議一止浙僉一止太僕丞今科場晏令執首立貢院門內辨閱同試者面貌方入蓋由此始聞入試日亦甚秘密惟有一人見其鬚不類心頗疑之始傳其事云

邵珪字文敬宜興人在郎署日自號東曹隱者

邵文敬爲童子時塾師出對云柳暗鶯無語即對

云花慵蝶有愁師以爲工及登第後與翰林諸公賦春陰詩即用此作一聯云春雲黯黯閣林頭雨意兼旬尚未收李白錦囊空好句杜陵玉勒阻清遊長堤柳暗鶯無語上苑花慵蝶有愁睡起不知簾幙午紙窻圍翠篆烟浮遂擅場

邵文敬善書工碁詩亦有新意如江流如白龍金焦雙角短之類又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人稱爲邵半江

邵半江一日題陳圖南小像云盤陀石上淨無塵岳色江聲共此身莫怪吳儂渾不醒百年俱是夢中人詩成求質於李西涯西涯紿之曰尚有一二字欠穩待予更之西涯乃默記竊爲已有先題吳公畫上後邵公見之撫掌大咲

邵文敬字體間變蘇書李西涯亦以蘇書荅之跋云戲效東曹新體邵誤以爲效其詩作依字韻詩抵西涯首句云東曹新體古來稀西涯因戲

次其韻曰東曹新體古來稀比意茫然共所歸字擬坡書聊共戲詩於崑法敢相譏休誇驟裒才無敵未必葫蘆樣可依却問碁場諸國手向來門下幾傳衣相與大咲而罷

邵東曹墮馬傷足李西涯次秦武昌韻謔之十年雙足蹴詞場我亦憐君墜後傷歷塊敢誇千里後乘船豁笑四明狂扶顛老僕空隨路學仆矯兒更倚堂應似崔家亭下鷺獨拳秋雨向寒塘

天順朝某國貢名馬云能搏虎　英廟命置虎城中虎鬬不勝死邵文敬賦得馬鬬虎曰天門名馬眞龍媒萬里新自流沙來先皇知爾才磊落放入虎圈與虎搏霜蹄蹴踏虎即斃英風颯爽來天際當時觀者應嘆嗟唐家豈有拳毛騧

楊光溥莒州人邵文敬同年進士仕至山西按察司副使

楊光溥有咏梅集句百首其最可稱者北風萬木正蒼蒼粉色凌寒透薄粧嚼蘂不妨浮白飲愛

閑猶有和詩忙月來忽迸闌干影風過還聞遠
近香最是一年春好處數株如玉照寒塘又開
道春還已有期梅花一夜遍南枝不嫌艷杏夭
桃俗長愛蠻烟瘴雨欺狂客興多惟載酒閒身
事少只題詩千林掃迹愁無奈羗管悽凉更恐
吹又花開正屬小春時一氣纔新物未知嶺外
江南千萬樹小牕斜日兩三枝臨溪照影為誰
好步月聞香每自疑幸有微吟可相狎詩人所

賞是風姿又怕愁貪睡獨開遲政爾寒陰慘淡時姑射仙人氷作體漢家公主玉爲肌蒼松翠竹爲三友流水空山見一枝不比西園艶桃杏等閑開落只春知同時錢唐沈行亦有百二十首其可稱者梅花不肯旁春光百卉前頭第一芳信是乾坤容晚景亦知草木有眞香疎疎籬落娟娟月淺淺池塘短短墻此際最宜何處看孤山園裡麗如妝又靑帝邀春隔歲還分香多

是晼中蘭開花占得春風早數朶先欺滿雪寒
鬚裊黃金危欲墮蒂疑紅蠟綴初乾林塘得爾
偏增價無限行人立馬看又南北枝頭玉蕋皺
陽和先已到孤根看花弄水聊爲樂賞月吟風
不要論欲賦妍華無健筆恐教落片點空尊江
邊一樹垂垂發粉蝶如知合斷魂又且喜春光
動物華數枝粧點野人家謾疑海上神仙侶不
是人間玉樹花又恐好枝爲雪壓故生幽處被

雲遊。遲遲欲去猶回望。援筆題詩到日斜。行又有香

奩集句百二十首垂柳陰陰晝掩扉流鶯百轉
最高枝春閨多少關心事夫壻多情亦未知又
宿雨厭厭睡起遲曉鶯啼斷綠楊枝夢中無限
風流事盡在停針不語時又紅芳落盡井邊桃
病酒懨〻日正高百尺朱樓閑倚遍靜看燕子
壘新巢又細草春莎沒繡鞋閑尋女伴過西家
春風不管人憔悴開遍薔薇一掛花又水雪肌
膚力不勝酷憐風月為多情自嬾不及鴛鴦侶
雙宿雙飛過一生又倚闌無語倍傷情夜合花
開香滿庭羞管一聲何處笛細風斜雨不堪聽
又郎上孤舟妾上樓感時傷別思悠悠。離心不
異西江水流到瓜州古渡頭又曉角昏鐘為底
忙怕黃昏後又昏黃近來欲睡兼難睡辛是思
郎半恨郎又盡日無人獨倚樓愁來對疏懶梳

頭深知身在情長在嫁得蕭郎愛遠遊天香塵斂浣合懽鞋花影無人自上堦折得一枝香在手思君繫向鳳凰釵又一更更盡到三更冰簟銀牀夢不成欲把傷心問明月清光此夜為誰明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